随笔

城市的菜地

许锋

如果在城里能有一块自己的菜地，不必大，不必规整，只要散发着泥土的清香，能够种花种草，种点蔬菜，该是令人非常欣喜的。但这个念头很久以前只是在我的心头一闪而过，又一闪而过。在城市，心头滋生这样的念头都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不敢再想。

但冬日里，我意外地发现了别人的菜地。在小区对面，过马路即到。所谓的别人，应是当地的农民。在我看来，这片菜地已经很大，很雄伟，一畦，又一畦，连在一起。一片翠绿。

最靠近马路的菜地，种着大片的草莓。我曾经进过草莓园的，摘过草莓，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时间仔细打量。如今过年了，闲了，看清了，褐色的田垄间，苗叶间，一个个鼻尖鲜红鲜红的草莓宛如一朵朵小花散落在地上，享受着南方暖暖的阳光，令人不忍去触碰，更不用说采摘了。

其他的地里种着很多菜。西红柿。我十岁时，看过西红柿的秧儿，摘过西红柿。一晃儿三十年过去了，久别重逢。有莲花菜，东北叫大头菜，西北叫莲花菜，南方叫包心菜。而菜心则是南方的蔬菜。

女儿对菜地显然是陌生的。她喜欢草莓，喜欢摘草莓，那的确很有乐趣。我把陶醉其中的她硬从草莓园里喊出，让她认识蔬菜，认识庄稼和土地。

小时，我种过菜。不会种，跟在母亲后面学。那时我们生活在大兴安岭。是非常美的地方。我们种过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葱、大头菜。平日里吃的蔬菜，几乎全都种过。那时孩子们的快乐就是在菜地里摸爬滚打。等到秧苗上结出果实，蔬菜有模有样时，小孩子们都开始管不住自己的手脚了，跃跃欲试起来。摘过小黄瓜、黄瓜妞，很细很细，表面上是一层毛茸茸的刺儿。西红柿没熟时，青涩，不好吃。豆角更不能生吃。但是大家可以在菜地里爬行和穿梭，捉迷藏，弄得灰头灰脸，故意弄得灰头灰脸，大人们也不太管教。饭熟时，听到母亲的叫喊，大家拍拍衣裤，尘土飞扬，没事了，干净了，回家了。

进入城市后，在钢筋混凝土间，我曾幻想有那样一片菜园，开满鲜花、挂满果实，红的、绿的、黄的、紫的，然后在阳光的熏照下，土地弥漫着真实的味道和思想。孩子藏在一大片绿叶、红花间，或者匍匐在土豆秧的下面，和你捉迷藏。在菜园悄无声息时，在一顶草棚下面，支一张桌子，将电脑放在上面，然后让思绪流淌。我想，那样写出来的文字是不会浮躁的，因为在你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真实的颜色，闻到的是质朴的空气，照到的是纯净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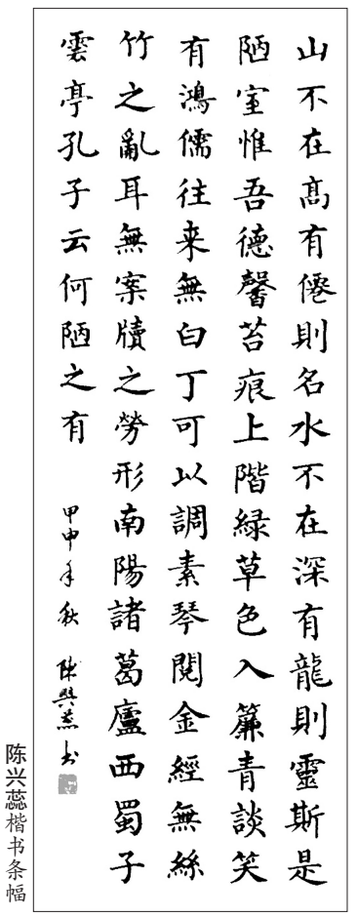
人不能离开土地时间太久。人浑身的市侩气，必得经过土地的熏烤，才能消失殆尽。而文字，其实与人一样，最怕城市的噪音、污染、世俗。

土地却渐行渐远。尤其在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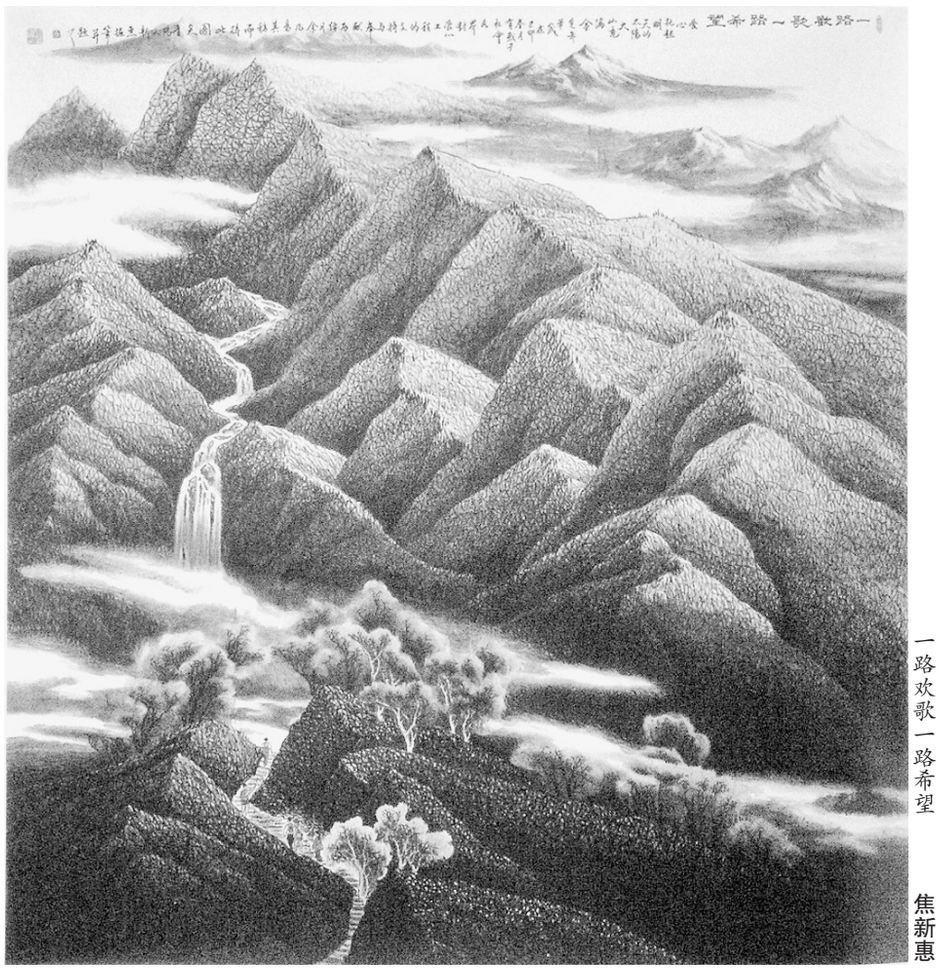
但因为这一块菜地，我的心平静了。若你生活的城市也有这么一块菜地，乃至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该当宝贝似的多看看，多走走，尽量呵护。说不准哪一天，它就消失了。

能够与菜地为邻，应该是城市最朴实也最奢侈的生活了。

那天离开菜地时，我摘了四个西红柿，两个大的，两个小的。女儿则摘了一小篮子草莓。我们捧着来自乡村的蔬菜和水果兴冲冲地走向城市，这个过程，使我轻盈，但又沉重。



陈兴蕊楷书条幅


一路欢歌一路希望 焦新惠

小小说

小雅的爱情

侯发山

小雅的老公叫黄亮，对她特别好。别的不说，黄亮每次下班回家，总要给小雅捎一些她爱吃的水果、蔬菜和一些小零食。用街坊邻居的话说，黄亮的手里从来没有空过。回到家里，看到小雅在忙碌，黄亮就让小雅一边歇着去，他自己去做饭、洗衣、拖地，总之，他怕累着小雅。

小雅的好友丽娟挺羡慕小雅，说，当初追求你的人那么多，你单单看上了黄亮，眼光怎么就那么准?!

没结婚之前，小雅在和平小区的一家烩面馆打工。烩面馆不大，就小雅一个服务员。小雅高挑的个头，肤色白里透红，未说话脸上就露出两个迷人的酒窝，说起话来，声音也柔，没有人不喜欢的。有那么一段时间，去烩面馆里吃饭的小伙子特别多。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小雅。小雅忙的时候，他们一边吃饭，眼光一边在小雅身上撩拨；小雅不忙的时候，他们一会儿要醋，一会儿要辣椒，不是要茶水就是要大蒜，没事找事，为的是同小雅说话……吃饭的人多了，饭店的生意非常好，老板娘也不傻，暗暗给小雅涨了工资。

小雅抿嘴一笑，对丽娟说，当初真正追求我的人有四个，有一个开服装店的老板，有一个政府公务员，有一个建筑队的包工头，唯独黄亮是一个打工的。

丽娟说，这些我都知道，你给说说幕后故事。

小雅说，包工头每次来吃饭，都要点满满一桌子菜。有一次，我说吃不完，别点这么多。他说，老子有的是钱，怕个球？就这一句话，我便改变主意，这个人不是我要找的。

有几个钱就烧啊？这种人太粗俗。丽娟点点头。

小雅说，服装店的老板也经常去吃饭。有一次，可能是厨师疏忽大意，烩面里忘记了放盐。他不听老板娘解释，把烩面摔到了地上，最后差点打起来……

没等小雅说完，丽娟说，这样的人没教养，太野蛮了。

小雅说，那个小白脸公务员每次去吃饭，都要开发票。人家消费了，开发票是天经地义。等到熟悉后，有一次我没话找话，问他开发票干什么用。他嘻嘻一笑，说开发票能到单位报销，报销了好给你买玫瑰啊。明明是他一个人来吃饭，有时是他的朋友或是家人，却要单位报销，这样贪心的人能让人放心吗？

丽娟说，说说黄亮，他是怎样打动你的？这几个人当中就他的硬件差啊。

小雅说，起初，我并没把黄亮放在眼里。前面说的那三个人，时不时请我吃饭，送我鲜花、香水什么的，还有所表示。唯独黄亮，来了就是吃烩面，一点表示也没有。

丽娟嘴一撇，说，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追求你啊？

小雅狡黠一笑，说，傻瓜，凭咱的第六感觉呗。有一次，黄亮来到饭店，还是要了一碗烩面，凉菜也不要，啤酒也不要。那时候，刚好有一个空桌子，他不坐，偏偏坐到有人的那一桌了。我以为他们是熟人，谁知道不是。等到其他人都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坐到那张空桌子上，难道是嫌我收拾得不干净？为什么要跟人家挤一张桌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少用一张桌子，你就少清理一张桌子，少受些累……丽娟，就是他这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认定，这个人可以给我依靠。

新书架

《玉雅》

翟维娜

在中国古代，玉作为礼器祭祀天地、诸神。除此以外，玉常用于人们的装饰、冠饰及玉具剑的佩饰。玉是美好、高尚的象征。《礼记聘义》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玉的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缩影，它充溢了中国整个的历史时期，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玉文化，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及社会文明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玉雅》是以夏商周上三代的玉器、礼器为主要内容。原作为现代人李凤公所撰。本书记述了玉的产地、名称的解释、雕琢工艺、各种玉器的造型以及玉器的各种奇闻逸事。诚如作者所说，“举凡历代名迹，与乎宇宙间形形色色，靡不穷日夜之力以赴之，研求探索，寻源溯流”，作者对玉文化、玉的源流都有详细的描述，文化意味浓厚。

此次再版，做了详细的校正工作，还据原文配以翔实的精美图片几百幅，可谓图文并茂。

本书系统论述玉石出产色泽名目及鉴赏准则，全面考证定名用途及其上三代礼玉制度。

玉洁冰清雅俗共赏，领略君子之神采；资料汇集千余彩图，品鉴玉石之美妙。

作者李凤公（1883—1967），善画花鸟，工诗词，兼精篆刻并善鉴赏，对玉器有深入的研究。曾与赵浩公等人组建国画研究会。

名人轶事

毛泽东“被讣告”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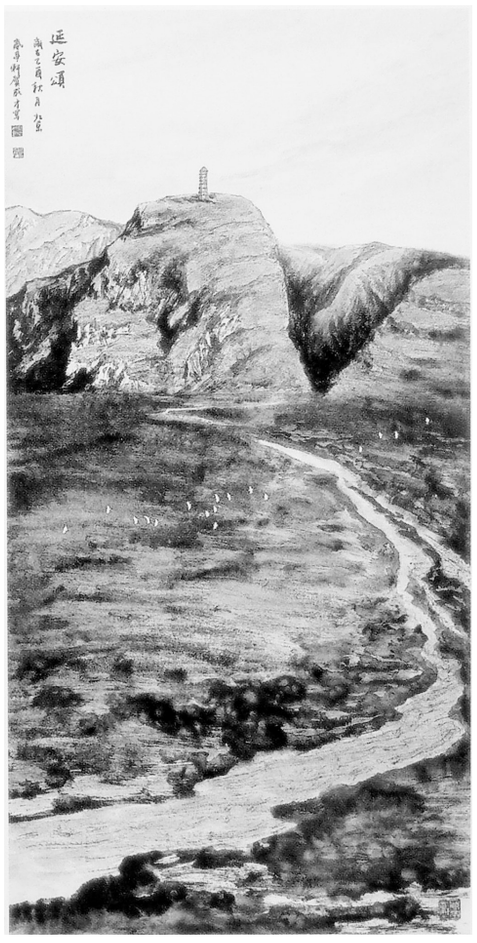
夏吟

《国际新闻通讯》是世界共产党总部共产国际的官方公报。在1930年3月20日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刊登着一则有关毛泽东的“讣告”称：“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评价之词甚高，从中却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共产国际发此“讣告”时，毛泽东同志正活动在赣南闽西一带。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队伍上了井冈山，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严厉指责毛泽东是畏敌逃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张撤毛泽东的职，于是，毛泽东被开除出了政治局。1929年，留苏归来的刘安功，到了红四军后也说毛泽东没有按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议办事。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被派往福建上杭做地方工作，在出发时，骑的马又被扣留下来，毛泽东心情恶劣，一病不起。

也可能毛泽东患病的情况被传开后而有了这则“讣告”，但讣告中大赞毛泽东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决议的说法，却又与当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相距甚远。不过，从这则毛泽东“被讣告”以后，共产国际的确有几次对毛泽东的好评，称其为英雄旗手，要求中共“必须推广毛泽东的经验”。直到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毛泽东“被讣告”一事，有许多未解之谜：它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并不在中国，也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络，有关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和他患肺结核病在福建逝世的错误情报是谁传到共产国际的，又是怎样传出去的？讣告是谁起草的、谁签发的？如果说讣告是凭空捏造的，那是出自何人之手，目的又是什么？这些，至今都仍然是个谜。



延安颂 贺成才

掌故

妻子别称知多少

程勉学

妻子，男人的配偶，除叫爱人、老婆外，还有许多别称。一曰发妻：古代结婚之日，男女都要结发为髻，表示为原配，称妻子为发妻；二曰夫人：原是对古时诸侯妻子的专称，现已成为对别人妻子的尊称；三曰太太：原是对官员豪绅妻子的称呼，现已是对已婚妇女的统称；四曰内人、内助：在中国，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旧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外常称自己的妻子为内人，谦称“贱内”，称优秀的妻子为“贤内助”；五曰拙荆、山荆：本是指东汉梁鸿妻子孟光朴素的服饰——“荆钗布裙”，后来用来作为妻子的谦词；六曰内当家、内掌柜的：旧时指老板或店铺管理人为掌柜、当家的，故称其妻子为“内掌柜的”、“内当家的”，后来就成为对妻子的一种爱称；七曰堂客：原为堂上客人，泛指妇女，是江南一些地方对妻子的称谓；八曰屋里人、家里人：是一些地区的方言，即对妻子的一种特别称呼。另外，还有姬、妾、小星、如妻、如夫人、侧室、偏房等，均为旧时对小老婆的称呼。

四个月前，张作霖在奉天见过赵春桂。赵春桂带着六岁的张学铭来找他，爬冰踏雪的，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奉天。进城门时，天已经全黑了，模模糊糊地看见城门上好像吊着些东西。赵春桂凑近一看，原来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瞪着黑森森的眼睛，狞笑地看着她。赵春桂吓得一声惊叫，几乎跌坐在地，抱着张学铭就往城里跑。到了张作霖住的地方，张作霖没露面，却让卫队长祁老号把她们领到大南门里的一家客栈住下。祁老号告诉她，城里在闹革命党，天天死人，不是革命党把清兵杀了，就是清兵把革命党杀了。祁老号说，大嫂你千万不能说是来找张作霖的，现在想杀他的人多了去了。赵春桂心悬起来，那他不要紧吧？祁老号说，那就要看是谁坐天下了，要是革命党，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哥说了，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了，反正不是他通吃咱，就是咱通吃他！

一个大帅府 两代东北王
墙外铁马金戈 墙内拥红抱翠
张学良：没想到小日本真下手了

那天晚上，赵春桂躺在炕上，大睁着双眼睡不着，外边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将近三更时，张作霖来到客栈，见了赵春桂，没说几句话，就嚷着，困了，困得不行了。又说，等我睡着了，你用热手巾给我把脚搓搓，妈拉巴子的，累死了。说完，张作霖倒在炕上就睡了过去，鼾声如雷。赵春桂打了热水回来，正准备给张作霖脱鞋，张学铭突然醒了，两脚把被子一蹬，号啕大哭。赵春桂吓得赶紧去捂张学铭的嘴，可是晚了，张作霖一跃而起，兜头就给张学铭一巴掌，哭，哭，哭，咒我早死啊！张学铭懵懂之中突然挨了这一巴掌，吓傻了，哭声戛然而止，竟至翻起了白眼。赵春桂一见儿子吓成这个样子，火了，抓起张学铭的枕头便向张作霖打去。张作霖还没完全睡醒，挨了这一枕头，怒吼一声，抬脚便把赵春桂踹到地上……

去新民的路上，张作霖满脑子都是这件事，是不是那一脚踢狠了，蹬伤了她？又一想，不能啊，真是伤了哪，她怎么能连夜抱着张学铭走回新民呢？张作霖想得心烦意乱，一个劲地打马，平素两个小时的路，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张作霖赶到杏核店胡同时，赵春桂已经气若游丝。见张作霖来了，赵春桂眼中滚出几滴眼泪，却已然不能说话。

张作霖瞪了张冠英一眼，这啥时候的事？咋不早告诉我？

张冠英没等开口，泪水先流出来，妈妈总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让告诉你。

张作霖坐到赵春桂身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说，没事的，咱马上进城，城里有好大夫，会治好你的。

赵春桂慢慢摇摇头，抬起手，指向张冠英、张学良姐弟三人。张冠英领着弟弟走到炕前，还未等说话，赵春桂眼一闭，手轰然一声砸在炕上。

张冠英、张学良、张学铭扑上前，抱着赵春桂放声大哭。张学良边哭边喊，妈呀，妈，你不能走啊，你走谁管我们啊！张作霖抓住赵春桂的手，感觉那熟悉的体温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他想说，孩子妈，你不能就这样走，你不能就这样扔下我和孩子！可喉头一紧，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倒想起了踹赵春桂的那一脚。张作霖不由自主地伏在赵春桂身上，大放悲声。

天擦黑时，张作霖的家人都赶到了杏核店。几个太太中，只有二姨太卢寿萱与赵春桂在一起相处过一段日子，如今见斯人已去，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卢寿萱不由得悲从心来，啼哭不止。

赵春桂的棺材是卢寿萱用私房钱买的，上好的柏木打造的，匆匆忙忙油了一遍漆。张作霖绕着棺材转了两圈，把棺材一拍，这个不行，换一个。卢寿萱一愣，这事先也没准备，上哪儿找好材去啊。张作霖没回答，却径直出了院子。

张作霖知道新民县最有钱的林家有一口金丝楠木的寿材，是给林老爷子准备的。张作霖刚被清廷点编时，见过那寿材，按一年刷两遍漆算，应该已经刷了二十来遍。张作霖找到林家大少，把来意一说。林大少面露难色，老爷子近日不大好，说不上哪天就用得着呢。张作霖说，今天能不能用得上？林大少勉强一笑，你看大帅这话说得，老爷子听了会不高兴的。张作霖的话已没有商量余地，只要今天不用，寿材我就先拉走，告诉老爷子，等他升天那天，我张作霖率一万兵马来给他送行。

赵春桂的出殡在新民县可称空前绝后，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张作霖七个把兄弟及所部连以上军官，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的驻奉领事、商务代办都赶到了新民。

5

连载

“请把钥匙、电脑和门卡交给Linda。”

“谢谢。”

办公室的木门无声地关闭。

Steve把手指贴在唇边，侧目瞥了一眼窗外。一切都在他预料当中，并无第二种选择。否则，也许他会把她留下。

“为什么我不能提级？”

Tina站在Steve办公室里，瞪眼看着他。

“你上个月刚刚提到中级调查师，按照公司的规定，是不能这么快再提的。”

“可你说过，这个项目做完了，就给我升高级调查师的！”

“我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中的表现令我满意，就可以升高级调查师。”Steve微微抬了抬眉毛。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么？”

“没有满意到破格提拔的程度。GRE从来没有三十岁以下的高级调查师。”

“你出尔反尔！”Tina大声说。

Steve不动声色：“我有我的标准。”

“那老方呢？你答应过让他回来上班的！”

“公司不能聘请一个被解雇的员工。”

“你这个骗子！”

“很遗憾。”Steve耸耸肩。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Tina歇斯底里，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你如果对公司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纽约总部投诉，也可以辞职。”

“辞职就辞职！”

“批准了。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不走！凭什么让我走？你这个骗子！呜——”

Tina呜呜地哭。

Steve站起身：“对不起。我现在要出去开个会，不能奉陪了。”Steve关上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背影潇洒而飘逸。

Tina狠狠看一眼Steve的背影，把鼻涕和眼泪抹在手背上。

她把目光转向Steve办公室那扇紧紧关闭的门。

是的，她知道GRE是做什么的。Tina紧咬嘴唇，一双眼珠子好像正打算要跳出来咬人。

夜色阑珊。

燕子坐在客厅中央的木地板上，看着一只半空的皮箱发呆。

一只皮箱，带不走这房子里的东西，也带不走几个月的时光。

她还是得再回来的。明天之前，她卖不了房子，也卖不了汽车。

可老谭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个月前，莫名其妙地开始申请离婚？

在过去的几周里，都曾经有一个人，在暗中跟随着她，保护着她。他会像童话里的英雄，从天而降。

可现在，他在另一个世界。

大门外却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电梯门幽幽地敞开。

然而在这单元的三层，除了燕子家，是没有其他住户的。

细碎的脚步声，正向着大门走过来。

燕子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如果他来自另一个世界，她不想把他吓跑了。

门铃突然嘹亮地响起来，惊心动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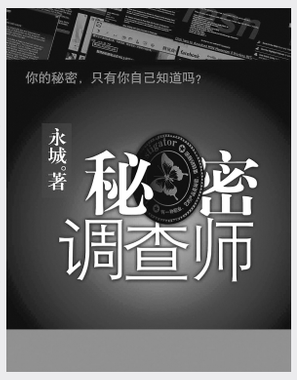
“谁？”

“Yan，是我，Tina！”

是啊！又能是谁呢？燕子黯然一笑，拉开大门：“老方？！”

老方笑眯眯地站在门外：“Yan，Tina有件事儿要告诉你。”

老方一闪身，露出背后的Tina。



Tina把双肩背包反背在胸前，低头咬着手指甲。

燕子把老方和Tina让进客厅。这才发现，Tina的眼圈儿正红着。燕子一把挽住Tina的胳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Tina“哇”地哭出声来。老方不耐烦道：“哭个什么劲儿啊，你说不说？不说我说了啊！”

老方的话立竿见影。Tina用面巾纸擤了擤鼻涕，抬起头来：“Yan姐，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你可别恨我！呜——”

Tina的眼睛好像失灵的水龙头，用面巾纸也关不住。

“别哭了，慢慢说，怎么了？”

燕子的手轻轻落在Tina肩头。

“Yan姐，昨天我跟你说，刘满德的电脑硬盘分析结果出来了，那几家BVI公司的注册文件都找到了，记得吗？”

燕子点点头。

“其实，刘满德电脑硬盘好几天前就分析完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什么？”燕子一惊，“所以，什么证据都没找到？”

“不是，”Tina摇摇头，“证据都找到了。只不过，不是在刘满德的电脑硬盘里找到的。”

燕子没吭声，她屏住呼吸，耐心等待。

“那些文件，都是……都是在你的电脑里找到的！”

“我的电脑？我的电脑怎么会有那些？”

燕子有点发懵。

25